

吴宓和他西南联大的弟子们

○吴学昭

4月的北京冷暖宜人，威斯汀大酒店味餐厅灯火辉煌，西南联大的台湾校友李俊清在这里过90岁生日。两条长案坐满前来祝贺的亲友。寿星和当年的同窗许渊冲、沈师光老人耳朵都有点背，坐得很近，说话却很大声。许渊冲爱说笑：“聋字(子)去耳，我们是三条龙！”大伙儿祝酒，笑说李俊清到底是学外国文学的，连生日都赶在跟莎士比亚同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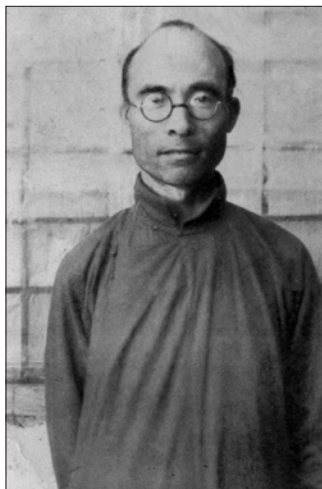
李俊清当过蒋经国20年英文秘书，蒋先生去世后，改任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现已退休。他起先不敢来大陆走动，后来发现没有什么限制，就常回来探亲访友为亲长扫墓了。

狗也进教室听课

老同学见到李俊清，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狗两进教室的故事。那是一只毛色黄褐的大狗，大耳大眼，非常漂亮。这狗本非他家所养，是他从几个大汉追打下救出来的。也许是感激李俊清的救命之恩吧，同他特别要好，跟前跟后，上学也去。

大狗每次来校，总是卧在教室门外，或在周围空地上跑来跑去，可是也有两次意外：

一次是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担任的英文作文课，他照例先在黑板上写出题目，用大约十分钟时间说明重点，就回系办公室，下课时由助教来收学生的作文卷子。那天陈教授讲解完了，正将走出教室，经过李俊清



一九四三年摄于昆明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吴宓，

的座位时，忽然听得一声狗叫，原来大狗不知何时溜了进来，趴在主人椅子底下，陈福田走过，踩了它的尾巴。全班同学都停下笔来朝李俊清看，他吓得要命，心想这下完了。没料到洋派十足的F.T不但没发脾气，反而蹲下去摸摸大狗，连声“Sorry”。

再一次是上吴宓的中西诗比较课，原在教室外等候的大狗，竟偷偷溜进教室蹲坐在角落里。吴宓这时正在黑板上抄写诗句，没有注意到这位不速之客，待他写完，转过身来，发现竟有一只狗也在听他讲课，急忙走下讲台，对大狗说：“目前我尚不能使顽石点头，不是你该来的时候，你还是先出去吧！”说罢挥一挥手，大狗似乎听懂了吴先生的话，立刻低头垂尾悄悄走出去了，一面走一面看看坐在头排的李俊清，像是犯了大错。

吴宓自编《欧洲文学史》的讲义

同学们记忆中的吴宓先生，几乎不约而同：一项半旧呢帽，黑框近视眼镜遮住浓黑的双眉，青须拱拱欲出，终年一袭蓝衫，偶尔也西装革履，左手抱书，右手拄圆木手杖，走起路来直挺挺的，神态自若，手杖触地，笃笃有声。讲课时，认真严肃，不说一句题外的话。

印象最深刻的是吴宓所授欧洲文学史。吴先生根据他自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把这门课讲得非常生动有趣，并将西方文学的发展同中国古典文学作恰当的比较，娓娓道来，很吸引学生。

许渊冲是吴宓1940年欧洲文学史班上的出色学生，曾经月考98分，学期平均95分，学年平均93分，比全联大总分最高的张苏生的“欧文史”成绩还高了两分。

许渊冲不仅用功，还爱琢磨，对老师也不“人云亦云”。譬如吴先生说表达思想，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声音，一种是形

式；前者如欧洲的拼音字，后者如中国的象形字。两种文字各有短长，不能说哪种好，哪种不好；所以他不赞成汉字拉丁化。许渊冲就认为，从艺术的观点看，吴先生说得有理，但从教育的观点看未必对；因为教育的目的在普及，方块字太难认，何如拼音文字能说就能写呢？以后随着阅历的增长、翻译经验的积累，感到自己当初的意见幼稚。汉字确有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悦耳，形美以悦目。像杜甫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种有对仗、重叠、草字头、三点水偏旁等形美的诗句，拼音文字表现得出来吗？难怪欧洲有位大哲学家说：世界上如果没有中国文化，那真是人类的一大损失；如果没有中国文字，人类文化就要大为减色。

欧洲文学史的讲义是吴宓自编的，那时没有复印机，打字机都少。他用复写纸打印了大纲，贴在教室墙上，让学生们下课后自己抄写。有一次，许渊冲曾和几个同学，在昆中北院教室，把课桌搬到墙边抄讲义，抄完走了，别的同学接着抄。最后抄的同学没把课桌搬回原处，吴先生还不明底里地批评了许渊冲。

许渊冲是外文系最用功和读书最多的，他说过：大难之下，赶快抓紧时间读书，不要等到炸得读不成了。1940年前后，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昆明，联大师生不得不时时走避郊野，后为避开空袭，干



早年的西南联大台湾校友合影

□ 名师轶事

脆改成早上7点至10点,下午3点至6点上课,也有些课排在晚上。1940年10月的一个夜晚,一次大轰炸过后,吴宓穿行房屋毁圮、瓦砾尘土堆积的劫墟,去新校舍讲授欧洲名著柏拉图的课,仅到学生二人,其中一人就是许渊冲。

SSAAA学派和奇普斯先生

李俊清上欧洲文学史的时候,吴先生的讲义大纲已改为借与学生抄录。他借讲义碰过壁,因为他那时在图书馆借了书常不能按期交还,几乎天天受罚被公布姓名;经几次请求,又得沈师光作保,才勉强应允,且言明最多借三天,必须交还。李俊清为了争一口气,连夜抄了两份,第二天除了交还原件,还将多抄的一份呈备同学借用。从此吴先生对他的印象渐有改变,一段令人感怀的情谊由此开始。

李俊清借讲义找沈师光“作保”,算是找对了人。沈师光聪明好学,是吴宓很熟悉和信任的一位女生。她佩服也关心老师,一次日机来袭,她见吴先生没同大家一起跑警报,急忙各处去找,后发现吴先生竟正襟危坐在教室里读《红楼梦》!她正要问老师为什么不去跑警报,吴先生立即将食指放到唇边示意她别嚷嚷,然后像小孩犯了错似地小声说:“我在这儿静静地看《红楼梦》,不也很好!?”与李俊清、沈师光一样对中西文学具有浓厚兴趣、常一起谈文论学的,还有同班的许芥昱、于绍芳、刘倩影等。大家没有拘束,没有虚矫,认真地读书,放松地谈笑,对文学有理想,也有梦想。许芥昱生性和乐,总是高高兴兴地播撒快乐的种子,感染身边的人。李俊清常把许芥昱比作轻盈自在的灵燕。称

他Swallow(灵燕),他自忖比许笨,又属忧郁型,许芥昱称他Spider(蜘蛛)。他们也为女同学分别取了雅号:沈师光热情豪爽,称为The Ardent(热火);绍芳雅致爱美,称为The Artistic(艺术家);倩影稳重谨慎,被称为The Advanced(先行者)。他们又戏称这SSAAA五人为逍遥学派。许芥昱还为吴宓老师取了一个绰号Mr.Chips(奇普斯先生),这可能与当时昆明放映的一部描述英国老教师一生的电影Good-bye Mr.Chips(《再见,奇普斯先生》中文片名《万世师表》)有关,李俊清当时虽说许芥昱不尊敬师长,事后想想,这也确是一个十分恰当的称号。

李俊清在校时最爱读诗,也学着写诗,选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比较课,更是如鱼得水,诗兴大发,几乎每天都能作上一两首。每成一首,即持请批改。宓师总是不厌其烦耳提面命,详为指正。

李1943年4月3日呈交的三首诗,得了85分,吴先生评语:“诸诗大有进步,更宜努力。君似有诗性,惟于技术急须熟练通习,其法仍在多读多作。目前第一步,应将《诗韵本》反复细看,每作一篇诗,先自查《韵本》自己修改字句,使每字皆在一韵,并无错误,然后写出呈交。”联大经济系教授秦缵女公子郁文小姐因母逼迫不得从嫁,自伤薄命,仰药而死。李俊清听说后感伤地写了《青冢》诗,吴先生给予80分,评云:“布局气息皆好,但尚未能圆熟。除多读多作外,请注意宓上次之评语,而力行之。此篇用韵较自由,但用韵宜平易、自然,勿用怪字拗句;细检《韵本》,每次必多可用之字,用之并不困难,要在多多练习。”

对于“可以学诗,可以言诗”的学生,

吴宓总归悉心培养。如刘文典教授开吴梅村、元遗山诗课，他就建议杨树勋、李俊清“宜往听”。因吴梅村诗，杨树勋已读过，他即将自存的《十八家诗钞》送给他们参考，更就此册中所有的元遗山诗，再为精选一次，作成目录，要他们照他所选各篇，另用纸本，将其诗一一录出，作为自己读诵及上刘文典先生课之用。吴宓以为这十八首七律是元诗的精华，（另有《论诗绝句》七绝亦重要）。大约刘先生所讲者，当不出他所选诸首之外。并且说：“按古人读书皆注重钞书，盖手钞方见用心，且可久为吾有也。今若钞此十八首，已于元诗一家，得其大要矣。若刘先生不讲，宓当为君等讲，但必先钞方可讲也。”1943年秋天为应对军事急需，联大当局征求一批四年级学生为美军翻译员。李俊清和许芥昱、卢飞白、杨树勋等同学，出于爱国热情立即报名应征。出发前，先至译员训练班接受一个月的军事训练。

李俊清受训及在空军五路司令部服务期间，仍未间断作诗，时常访谒吴先生，聆受教益，并相约于服务期满后，回至清华西洋文学研究所，继续随宓师攻读。1944年春，李俊清奉派出国，行前赋诗“拜别雨僧夫子”，对师友情深的联大生活留恋不已。

抗战胜利后一年，李俊清从沈师光的信中得知联大复员的消息，怅然若失。待他由印度回国，吴宓先生已离清华他去，而他1948年到台湾后，便与吴先生失去了联络。但当年吴先生亲笔批改的诗稿及所赠诗折，一直珍藏篋中，视为珍宝。他常听吴先生谈起早年在清华园住西客厅，庭前紫藤压棚，后临荷花池，故取名“藤影荷声之

馆”。离校逾六十载，“宓师教泽仍系心怀。每至夏荷承雨、藤叶迎风的时候，总会对宓师兴起无限的怀念”。

外文系从军三少年

1943年深秋，译员们初入训练班，换上军装，觉得很神气。李俊清和卢飞白、许芥昱还特地拍了一张合影留念，三人相约于两年服务期满后，仍回到文学园地，继续耕耘。

卢飞白聪慧美秀、才思翩翩，吴宓十分欣赏和喜爱。他博览要籍，非常用功，所交课卷哲思玄悟，深得师教要领。有年暑假，吴宓应留校学生之请，利用假期续讲《文学与人生》；发布启事、借用教室及安排课时等，就是统由黄维和卢飞白接洽办理的。黄维是1942级外文系学生，1941年应征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不幸于1942年6月在澜沧江牺牲，他是联大从军学生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

当年一同合影的从军三少年，后来果然不失前约，全都回到文学园地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李俊清曾任教台湾东吴大学、淡江大学，讲授西洋文学概论、英诗、英文写作等课程，所著《艾略特与〈荒原〉》，自成一家，具有很高的学术成就。

卢飞白1946年回到清华教了一年大一英文，旋留美，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长岛大学的波斯德学院教英国文学，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文系、比较文学系讲授课程。他长期研究艾略特，著有T.S.Eliot: The Dialectical Structure of His Theory of Poetry一书，仅参考资料即27页，旁征博引，足见功力。他仍写新诗，一

□ 名师轶事

如联大少年时候。20世纪50年代他曾访问欧洲，写有多篇欧洲杂诗。最有名的一篇为《伦敦市上访艾略特》，不仅写活了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的神态，而且将他诗中想表达的境界启示给了读者。吴宓生前未能读到卢飞白的这篇诗作，否则定会感慨万千。艾略特早年曾师从吴宓最崇敬的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后来留学欧洲，改入英籍，长期掌管费伯书局要务，鼓励年轻诗人的成长。艾略特轻易不见生人，吴宓却于1931年1月欧游时得应艾氏邀请餐叙；1958年艾氏又在办公室接见卢飞白，这都非常难得。是否与他们研究西洋文学、同宗亚里士多德为经典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许芥昱1945年春赴美受训，便与联大师大友失掉联系。李俊清1956年4月因公赴美，才与他战后初次重逢。许芥昱1959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后，改任旧金山州立大学人文教授，1964年10月悄然飞到台北，李俊清把他接到家中欢聚，又一同参加了西南联大校友会。

许芥昱在李俊清家中看到吴宓先生为他批改的诗稿，十分喜欢，带回美国复印。他们谈到吴宓先生所开的中西诗之比较课，“印象非常深，回想起来，深觉获益甚多”。他们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专攻比较文学的学者尚不多见，而开课讲授者恐亦只有宓师一人，真可说是研究比较文学的先驱了。”许芥昱有心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李俊清表示赞成，并愿就所知，提供协助。许芥昱果然在这方面下了功夫，1968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讲授比较文学。

许芥昱是个敢说敢干、热情奔放的诗

人，1973年竟偕他比裔美籍的妻子Jeanne Horbach和两个可爱的儿子，漫游“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大陆半载，返美后用英文写了《故国行》一书。他一到北京，听说吴宓在四川，便立即从华侨大厦给老师发出航空信，要去拜访。吴宓居然不知“牛鬼蛇神”并无会客自由，还很高兴地表示欢迎。

许芥昱兴奋异常，期待着与分别卅年的老师见面，想象不出他仍旧穿着他的中式长袍，或是已改着全国上下统一的干部短装。结果因得不到有关方面批准，还是没能去看望老师，最后只有通过老师的亲密学生和朋友李赋宁了解情况。许芥昱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

“对李赋宁两个半小时的访问，话题几乎没有离开过奇普斯先生。我们的Mr.Chips，我们背地里这么称呼他，我们对绝不说再见——他依然活着，在四川。他教过我们所有的人。

“我告诉李赋宁，吴先生仍旧用红墨水批改我的信，拼写出所有缩写的词，在字里行间用印刷体整齐地改正错字。另在我去信的边上写下对我的回复。

“李赋宁说：‘他对我也这样。’李已任北大副教务长有年，1950年自美国留学归来，在教师中保持领先地位。‘那就是吴，’李说：‘我想他永远不会改变。’

“李过去多年一直是老诗人吴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吴是安诺德坚定的赞赏者及丁尼生的模仿者，他为同情他的因失恋而憔悴的学生落泪，……”

海外的联大校友感谢许芥昱的《故国行》为他们带来许多联大师友的信息。当吴宓的海外弟子正在庆幸老师仍然活着的

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国内的“文革”又掀起了“批林批孔”高潮,他们的奇普斯先生因为不同意批判孔子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备受折磨,生不如死!

李俊清第一次访问大陆时,不胜沧桑之感。当年合影的从军三少年,只剩下他一人了:卢飞白早于1972年以癌症病逝纽约;许芥昱亦于1982年1月4日以旧金山湾区山洪暴发,避走不及,不幸罹难。而他们戏称的SSAAA学派,许芥昱走了,刘倩影在美国,总算在北京见到了分别近半个世纪的沈师光和于绍芬。沈师光毕业后长期在善后救济总署工作,解放后,调整到上海商业系统,下放上海锅炉厂当工人,不幸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苦苦撑了二十多年,改正错划后,勉任《英语学习》特约编辑,并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翻译词条。于绍芬则在内蒙古电视大学任教。

最后承教的学生

如今吴宓教过的联大学生,年纪最小的也快九十岁了,然而一旦提起联大,仍像小孩似的开心,兴奋地说个没完。更难得是许渊冲不仅说而且写,这些年先后面世的《追忆逝水年华》、《诗书人生》和《联大人九歌》,唤起了多少联大人美好的记忆,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许渊冲比李俊清他们高班,1941年10月响应号召,投笔从戎,为来华对日作战的美国志愿空军飞虎队当翻译。一年后,飞虎队由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接防,许渊冲也回联大复学,于1943年毕业。

许渊冲是吴宓1944年秋离开西南联大前最后承教的学生。他于这年暑假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莎

士比亚和德莱斯顿的戏剧艺术,9月中旬,吴先生召集他和另一名新考取的外文所研究生谈话。吴宓要许渊冲第一学期选读Winter先生的《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算6学分;赵诏熊先生的《德莱斯顿全集》,算8分。论文题目可考虑为《莎士比亚和德莱斯顿戏剧艺术的比较研究》。其后不久,吴宓就趁休假去成都燕京大学讲学,从此没有再回联大和清华。许渊冲也没有在清华读完研究生,而到法国留学去了。他在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上世纪50年代回国,长期在解放军系统的外国语学院讲授英文法文,改革开放后才转到北京大学任教。

许渊冲对翻译情有独钟,在联大学习时已开始悉心研究和实践,撷取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学习笔记本中即记有1939年暑假第一次听吴宓先生讲翻译,讲话中充满了柏拉图“多中见一”的精神,就是说翻译要通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文字见意义,不能译词不译意。吴先生为外文系四年级学生讲作文和翻译时说过:“真境与实境迥异,而幻境之高者即为真境。”他认为翻译是对“真境”的模仿,许渊冲认为这种思想对自己有启发。他的笔记中,还记有潘家洵先生译联大学生爱打的桥牌Bridge为“不立志”,钱锺书先生关于翻译的隽言妙语及佳作。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许渊冲迄今已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学作品一百二十余种,成为将中国历代诗词全面系统译成英法韵文的专家。许渊冲是一位念旧的人,1996年他在赠我的《追忆逝水年华》扉页上写道:“幸从吴师少年游,译诗方得惊人句。”通过同这样一批联大学长的交往,

□ 名师轶事

我深深感到联大“有容乃大”的可贵，在大后方以“民主堡垒”著称的西南联大，也有不参加学运、只埋头用功的同学们的自由空间，他们遍读经典，醉心文学(或其他专业)，似乎不问政治，但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毅然投笔从军，甚至为国捐躯。在联大从军碑上留下姓名的，不乏这样的人。

群社是联大影响较大的进步组织，他们见许渊冲俄文成绩超前(小考100分，大考100分，总评还是100分)，又熟读俄苏文

学，希望他能加入；他怕加入组织会影响学习就拒绝了，人家也不再勉强。闻一多先生批评汪曾祺不问政治，汪曾祺却批评闻一多先生参加政治活动太多；闻先生说汪曾祺向他开高射炮，汪却说闻先生向他俯冲轰炸。师生二人把《诗经》中的比兴用到生活中来了，虽然针锋相对，却不伤和气。

如此宽松自然的环境及人际关系，怎能不令真想读书做学问的学生不胜羡慕而心向往之！

(原载《南方周末》，2010年7月15日)

杨振声与清华

——为清华百年华诞而作

○杨 起 (1943地学)

清华的老人也许还记得，1928—1930年间在清华园乙所里住着一位身材颀长、性情温和、常常叼个大烟斗、有儒者风度的山东人，他就是家父杨振声(字金甫)。

1890年11月24日，家父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水城镇一个渔民家庭。他善良耿直、平易近人；他热爱祖国、光明磊落；他淡泊名利、清正廉明；他思想开明、同情革命。

1915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国文系。1919年1月与同学一起创办了倾向进步的刊物《新潮》杂志。五四运动时学生们上街游行使用的标语、旗帜就是在《新潮》办公室制作的。

1919年5月4日，由巴黎传来反动军阀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时，正在北大学习的杨振声，全身热



杨振声学长

血沸腾，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不顾一切地投身到游行示威的行列，成为一名闯将。因他是首领之一，曾两次被捕。